

□谢小白

“妈妈，我们现在到哪里了？”环顾四周，重峦叠嶂，满眼苍翠，感觉被山温柔地揽在了怀里，不见山外之天，亦不辨东西南北。

我瞥了一眼左前方的小亭子，斩钉截铁地告诉他：“到半山腰啦！”佛慧山是我经常爬的山，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，知晓它好看的时节与迷人的角度，也在常年的攀爬中，见证着它的日新月异，夸张一点讲，即便没有参照物，我也能大概判断出抵达山的哪个部位了。

“我要加速前进，到山顶找家！”儿子登登豪情万丈，两阶并作一阶地向上爬着，他对“到山顶找家”始终乐此不疲。其实，我们的家并不在山顶，而是在距离山脚三公里外的一条街上。所谓去山顶找家不过是爬至山顶，俯瞰泉城，在星罗棋布的高楼大厦里，肉眼检索我们所居住的小区。

起初，我们爬佛慧山只爬一半，到了开元寺遗址那里，就知足地停下脚步。这些年，山上生态越来越好，配套也愈发完善，登高之外，越来越多的乐趣被挖掘。我们有时在旁边的小亭子歇歇脚，漫无目的地说说话，或者到开元书屋里找本书读上十几页，天气好的时候，也会点上一壶茶，在院子里看看高处的云。很奇怪，我们没有“不到山顶非好汉”的执念，却自洽于爬到半山腰微微出汗的刚刚好。

我时常暗暗感激这座山，它不在偏远的郊区，而是立于市井烟火之中，它的脚下是车水马龙，是鳞次栉比的楼群，是万千众生。它让爬山这项户外活动变得不再“兴师动众”，临时起意溜达着就来到了它的跟前。我甚至感激它恰到好处的低海拔，460米，让登顶这一壮举变得稀松平常。佛慧山“仁慈”，只要你稍稍努力，它就成全你一览众山小。

古人云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”佛慧山上没有仙，但山腰有唐朝时期的开元寺遗址，山顶有北宋年间的摩崖佛像。莫名地，每每爬山，总让人内心变得柔软与宁静。这就是这座山与别处的不同，它在不同的阶段给予登山者不同的慰藉与力量。它总是大度而温柔地低语，不登顶也没关系，停下来看看山、看看树、看看泉也是好的。是的，山腰亦有半山的四时之美。春天时，丁香会绽开白色的小花，散发馥郁的芳香；夏天时，寺院遗址上的毛楸树织起一大片绿阴，我常坐在那阴凉里仰望山崖；秋天，山上总是有好看的云飘来荡去，像我悠悠的心情；至于冬天，最妙的是一场雪过后，山顶也着了素裹，变得更加温婉动人。

有那么一天，不知出于什么缘由，我们没有止步于半山腰的美，选择了拾级而上。一路上苍松翠柏，郁郁葱葱，我不时回望，谷底的树木高低错落，呈现出柔和的起伏。

登顶的路显然上了难度，有些地方没有整齐有序的台阶不说，还坑坑洼洼，凹凸不平。这反倒让爬山之旅平添了几分野趣。路虽窄但人心是宽的，下山的人和上山的人狭路相逢之时，总会不约而同地侧身避让，眼神交会的那一刻都在含笑说：“您先。”



遇到有小孩子吃力地爬，对方还会热心地伸出手拉上一把。那天，我恰是带着这样的暖意登上山顶的。

高处的风总是格外凉爽，尤其气喘吁吁、热汗涔涔乍至山顶时，真可谓快哉，快哉。风吹来的方向是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，手扶栏杆极目远眺，心里感慨万千。高处所带来的新鲜感，俯视的新视角，远观的抽离感，让我对这座城有了别样的感觉。

恰是在那一刻，我听见一个孩子奶声奶气地问：“爸爸，那就是我们的家吗？”循着稚嫩的童声，我看到一个小女孩正骑在爸爸的脖子上，她的小手高高扬起，指向一片楼群。爸爸的回答里满是骄傲，他说：“是呀，我们的楼很漂亮，对吧？”这种有趣的指认立刻吸引了我们一家。于是，两大两小四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向那远远近近的楼海。

“我好像看到我们的家啦。”  
“在哪里？快指给我看！”  
“哇，是我们的家，的确是！”

找完一个家之后，两个小朋友并不满足，又开始了发问：“妈妈，这里能看到我们以前的家吗？我上幼儿园时住的那个。”  
“妈妈，你和爸爸刚结婚时住的那个家，能看到吗？”这叽叽喳喳声将我拖进了往事里。

大学毕业后来济南租住的第一个小单间，和先生结婚时的婚房，孩子上学后的学区房，生二胎后的改善房，这些点的移动勾勒出了我的来时路。那是一条虽有迂回却渐入佳境的路。念及此，心中浸满欣慰。我转头看向一旁的先生，我没有问他在想些什么，他亦没有说，但我无比笃定刚刚他脑海中闪过的画面。因为，从此我们都爱上了登顶，热衷去山顶找家，回望来时路。

（作者为济南市作协会员）

【原乡切片】

□谭丽娜

我们成武人，入了冬，就惦记那碗白酥鸡。白酥鸡，是山东省成武县的传统名吃，《成武县志》里记载，它起源于清朝初期，已在烟火人间走了三百年。在我家，这手艺是我爸的。

“你爸脑出血住院，昏迷中反复念叨白酥鸡。”电话里，母亲的声音断断续续。

挂断电话，买完车票，我呆坐在椅子上。白酥鸡这三个字，把我的思绪拽回成武老家的厨房。父亲系着围裙搅肉馅，我们一遍一遍去厨房，父亲笑道：“小馋猫们，别着急，肉上劲了才好吃。”

火车咣当咣当地穿过华北平原。窗外掠过收割过的玉米地，让我想起父亲的承诺：“等收完秋，就带着白酥鸡，去内蒙古看你们。”在成武，白酥鸡是特产，是宴席的压轴菜，是年节的念想，更是游子心中故乡的符号。父亲总说，得让小宝尝尝家里的味道。

病房里，父亲多数时间昏睡着。消毒水的气味也盖不住他身上那股熟悉的烟火味。看到我，他眼睛湿了，嘴唇颤动：“白酥鸡……”我握住他布满薄茧的手，就是这双手，四十年如一日地在厨房里忙碌，把刚蒸好的白酥鸡吹凉了喂进我嘴里。

睡梦中的父亲，成了最执着的厨师。“肉要剔净，筋膜卡嗓子”“淀粉和肉的比例得是三比一”，这些工序，是他从爷爷那里学来的，是刻进骨血里的记忆。

一个深夜，我听见父亲喃喃：“水要分三次加，一次不能多。”我赶紧应道：“记住了。”他才像完成了某种交接，沉沉睡去。成武的白酥鸡，讲究的是“肉要鲜，粉要纯，劲要足”。必须用本地散养的笨鸡鸡胸肉，配以老磨坊的红薯淀粉，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。一方的水土，出一方的味道，离了成武的料，味道就走样了。

父亲做的白酥鸡是我最爱吃的人间美味。记得我三岁那年的冬天，重感冒烧得迷迷糊糊，哭着非要吃白酥鸡。在邻村宴席上帮忙的父亲听说后，扔下围裙就跑了回来。我扒着门框哭，直到闻到蒸锅里冒出肉香。没等晾凉，我就抓着往嘴里塞，烫得直哈气也舍不得松口。父亲蹲在我身边，粗糙的手掌轻抚我的头顶：“慢点儿吃，没人跟你抢。”

远嫁内蒙古后，每次想家，父亲总在电话里说：“回来吧，爸给你做白酥鸡。”那时我只当是寻常安慰，直到儿子三岁第一次回老家，捧着碗吃了小半碗，含糊地说：“姥爷做的最好吃。”父亲含笑的眼里闪着泪花：“跟你妈妈小时候一个样。”

【共享记忆】

□杨文革

“一座所城里，半部烟台史。”坐落在烟台繁华闹市里的六百年古城——所城里，就这样静静地伫立在繁华与古韵之中。作为烟台城市最早的发祥地，所城里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卫所城池之一，保留着240个院落。

每次从宣化门进入所城里，双脚踏入青石板路，看到那些古色古香的街门院落，耳边传来的京剧唱腔，心自然而然地沉静下来。在喧闹的人群和飘荡着各种风味小吃的香味中，有一种静谧的力量，穿透岁月的尘埃，抵达心灵深处。无论是在阳光澄澈的白天还是繁星满天的夜晚，穿过所城里，尤其是看到悬挂在店铺门前的红灯笼，都会让人感到自己好像穿越到600多年前的古城，依稀看到当年古城的繁华与热闹的烟火人间。

踏入古城所城里，每一座古色古香的院落，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。拾级而上，站在所城里宣化门的城楼之上，红漆木棧格窗镶嵌着风雨历程。高高悬挂的灯笼，在日出芬芳的晨光里迎风而动。那轻盈舞动的一抹红，又会在夕阳西下的最后一丝温柔的霞光中，轻轻回荡着

## 成武冬味

父亲更加执着地要教我这门手艺。可我怎么也做不出父亲的那个味道。父亲抓着我的手搅肉泥：“得顺着—个方向，把心意都揉进去。”我总学不会那股“上劲”的力道。如今看着病床上的父亲，我才明白，所谓“上劲”，哪里是力气的事，分明是把一辈子的牵挂和疼爱，都揉进了那盆肉泥里。

父亲出院了，总惦记给我做一次白酥鸡。厨房里，母亲已备好一切。都是父亲满意的材料。父亲握起那把老菜刀，低着头，一点点剔着鸡胸肉上的筋膜。那只布满青筋的手，因为刚康复，抖得厉害。每剔一下，都要喘息片刻。我想帮忙，父亲摇头：“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”搅打肉泥时，父亲的动作更慢了。每搅几十下，就得扶着灶台歇会儿。“顺一个方向才上劲。”他望着我，眼神里有种固执的温柔。

蒸笼架起，水烧开的“咕嘟”声里，父亲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你嫁到内蒙古那天早上我给你做了三碗。看你吃了一碗半，我心里就想，这么远，以后你馋了，可怎么办。”

蒸汽裹着鲜香弥漫开来。父亲执意亲自开笼，掀开笼盖的瞬间，热气扑面。倒扣在盘子里的白酥鸡，塌了一边，切片时厚薄不均。父亲眼神一暗：“老了，不中用了……”我拿起一块放进嘴里，熟悉的味道瞬间漫开。“好吃，爸，真的特别好吃！”父亲没再说什么，只是慢慢地走到椅子边，坐下，闭上了眼睛。我转身假装看向窗外。

返回内蒙古时，我要了那只蒸白素鸡的陶碗，父亲开心地塞进我的行李箱：“拿去吧，小宝放假回来，用这个碗做，就当我是做的。”火车上，抱着那只陶碗，我泪在眼眶里打转。这只碗，盛过四十多年的白酥鸡，盛过父亲的青春，盛过我的童年，也盛着我们一家人说不上口的牵挂。

如今，我也常学着父亲的样子做白素鸡。后来，儿子把陶碗带进大学，一次发信息说：“妈妈，看着这碗，好像闻到了姥爷做白酥鸡的香味，我想家了，想回山东看看。”我回了一个“拥抱”的表情。

在内蒙古的冬日，我准备再做一次白酥鸡，弥漫的蒸汽里，我仿佛回到了成武老家父亲的厨房。

白酥鸡这门手艺，连同这片土地上的其他民俗——冬日里热闹的庙会，香气四溢的羊肉汤，共同构成了鲁西南独特的风景。

若有机会，不妨在冬日来一趟成武。尝一尝白酥鸡，相信你品出的，不止是食物的鲜美，更是一段温暖的文化旅程。

（作者为执业兽医师，内蒙古通辽市作协会员）

## 古城所城里

600多年前奇山所的战马嘶鸣，旌旗飘扬。

修缮如旧的古城墙用三万多块仿古砖修成，串联起诸多景点。卫所遗韵、所城寻根、古城城迹、深巷鉴宝、洪泰商号、天官赐福、所城军马、胶东面塑、胶东剪纸、所城记忆……在所城里穿街走巷，心宁静地如同明亮的珍珠，缓缓地沉浸在澄澈的湖水。

西门里南巷的9号院，是奇山所历史文化展示馆。旧式的四合院民居，保留着港城人的记忆，保留着旧时光的民俗。院子保留着典型的胶东民居建筑风格，古树苍翠，花草丛生。

进入馆内，看到“齐天海上”历史展厅、“生年岁时”民俗展厅、“方言方语”方言展厅三部分，内含“海上”“往事”“生年”“岁时”“方言”五个板块共28块展示立面。走到“方言方语”的互动装置前，在屏幕上轻轻一按，就会听到烟台话如何叫“女孩”。一声清脆的“小闺宁”从音响内传出，旁边的游人们纷纷尝试，争相模仿烟台的独特方言。

再一次登上宣化门城楼，看到一边是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，一边是古色古香的古城院落，街陌小巷，现代文明与古韵情长在此交汇，古老与年轻在这里碰撞出绚丽的火花。